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小吃店

这是一家不足三十平方米、毫不起眼的小吃店。

这是一家只有四张矮竹桌、十六把小竹椅,土里土气的小吃店。

这是一家墙上挂着斗笠、算盘,贴有许多花花绿绿词语的小吃店。

这家小吃店,坐落在南京南站附近一条冷清的马路上。这家小吃店的店主,是从浙西来南京打拼多年的80后姑娘。

说起我和女店主小章的相识还有点趣味。春节前夕一天上午,我忽然接到忘年挚友小荣的电话,中午要来接我去南京南站一带吃饭。

“去那么远,有什么好吃的?”他调皮地卖了个关子:“你到了就知道了。”车停了,我跟着他走,拐了一个弯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铺,墙上“游埠依”三个字赫然在目,我又惊又喜,游埠是我老伴的故乡,浙江省兰溪市下辖的一个镇。其特色小吃驰名全国,口味与兰溪相近。

身材小巧的女店主小章笑吟吟地迎了上来。熟人熟事的小荣点了四道特色美食:鸡仔饊、肉沉子、肉丝粉、汤年糕,好熟悉的食物名。我坐在小竹椅上,手臂靠在矮竹桌上。咬一口油汪汪焦黄酥脆的鸡仔饊和白里透红油汁丰满的肉沉子,呷上一口软糯年糕和纤细米线的汤汁。一下子,久违的家乡美食特有的滋味盈满口腔,恍若置身于家乡的市井烟火中,那份惬意、那份满足无以言表。

交谈中,小章告诉我,她2009年从南京三江学院毕业,只身在南京打拼多年,已闯出了自己的小天地,我看着这沉稳又自信的姑娘不由得心生一丝好奇和怜爱!

等她春节返乡回来,我一位学生又带我来到她的小店,与她攀谈了两个小时,对她有了深入的了解。

倔强、热爱、担当、传承是她的底色,她从七岁就立下人生大目标,有自己的公司,然后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。

创业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这十多年来,她做过销售、企业培训、广告传媒、团购、理财、装修、销售农产品……有苦有乐,跌过跤,流过泪。她坚信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,没有白做的事、白吃的苦、白流的泪。从她贴在墙上那些词条就能窥见她的信念:乘风破浪,奔赴山海,未来可期,道阻且长,行则将至。

她对我说:“我是个不轻易认输的人,哪怕希望很渺茫。虽然我是女儿身,但也有一颗敢闯敢拼成就一番大事的心。”此时,我分明看到她眸子里闪过坚毅的光芒。

要成就一番事业是缺不了热爱的。人生漫漫晴雨交加,但若心怀热爱,接纳追寻路上全部苦和累,即使岁月荒芜亦能奔赴山海,静待一树花。

从事了多种工作,品尝了诸多苦与甜,趁年

轻,还可以追求什么目标?

一个年少时许下的心愿、一个从家族沿袭下来的味觉记忆悄然唤醒,对!开一家家乡美食店,在热爱的家乡和第二故乡南京之间搭一座桥梁。说干就干,立即付诸行动。

盘下店面,进行装修,为营造家乡小吃店的氛围,她精心设计,店堂里的矮竹桌、竹椅是从家乡定制运来的,墙上挂的斗笠、算盘是她父亲用过的,柜台前悬挂的30余种食单也都是精心挑选突出兰溪游埠特色。

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到店。为保证家乡美食的原汁原味,她自己和面,趁醒面之时,生火准备烤烧饼。她手工做面条、包子、饼等多种面食,为学烤烧饼,拜师苦学20天,睫毛被烧,手被烫红甚至起小疱,她都咬牙坚持。

诸多食材她不惜工本,通过物流从家乡运来。如米粉(米线)、红薯粉、糖糕、年糕、黄豆、芝麻,甚至做鸡仔饊特用的小葱、做肉沉子要用的新鲜特种鸡蛋都是从老家运来的。这鸡蛋黄特别有韧劲,塞进肉末不会胀破。她要用心爱的家乡美食对南京食客负责。

如今时兴外卖,我问她是否赶潮流做外卖。她摇摇头说,只尝试做了很短的时间就放弃了。为什么?她说为了保证最佳口感。因为快递小哥取货要立即拿走,必须提前做,而客户往往不能及时享用。爱家乡,爱家乡美食,不能为赶潮流砸牌子,所以断然不做了,这热爱里不也含有一份担当吗?

她的小店一般是做到午后就关店休息,然而也有过例外,那是因为有位家住新街口的95岁老奶奶,得知这店有特色,想来品尝,为不辜负这老人的愿望,她耐心等到老人一家四口晚上七点上门,热情接待,才闭店回家休息。

小章的倔强、热爱,追本溯源来自家族传承。

小章的奶奶是全家人的骄傲,是当地有名的会看病、心地善良的老人。老爷爷去世早,老奶奶含辛茹苦拉扯大五个子女,她自立自强,遇到穷人来求医不收费用。她还爱打抱不平,主持正义,很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敬重。小章从小耳濡目染,决心长大后传承老奶奶的善行义举,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。这小女子而今已带动更多的老乡在南京这片沃土上共同创业。

这一切正是让这处于繁华大都市冷清一角的小吃店卓尔不群的秘诀。

由此,我不禁联想到兰溪的市花——兰花,它清幽、纯洁、高雅。如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在《题画》中所吟:“身在千山顶上头,突岩深缝妙香稠。非无脚下浮云闹,来不相知去不留。”点明兰花远离热闹的场所,在深山幽谷静静生长,不与百花争艳,不受外界干扰,自开自落,散发清香的特质。

祝愿小章和她的小吃店,如这清幽、纯洁、高雅的兰花,香远益清,绽放异彩。

切呀忙了一个下午。老大姐后来对老同学讲,当时听到厨房里叮叮当当、噼里啪啦,心想不知道要炒多少菜哩,结果端上桌一看,连荤带素就三个菜,还有一盘是现成的咸鸭蛋。老同学们听了都忍俊不禁。

我倒是喜欢买菜做饭,刷锅洗碗。这或许归功于当年在部队工作时,经常到炊事班“帮厨”,学会了炒菜做饭,就连和面、擀皮、剁馅、包饺子这一套流程我也如鱼得水。所以家里来了客人,买买烧烧,轻而易举就能做八九个菜。当然现在一般不在家里做了,但是进馆子点菜什么的老伴也不会,还得我亲自出马。

做家务做到享受的境界,双方都会感到愉悦。有一次饭后,老伴收拾起碗筷准备到厨房洗。我忙说:“你不要没事找事,该我做的事,你不要抢着做,这不是要闹矛盾嘛。”老伴哈哈大笑,“好,好!”甩手而去。从此,洗锅碗这活儿就被我彻底承包下来了。

我说的这些都是实情,老伴从未否认过,当然我也不是自吹自夸。我认为,这是很正常的事,也是我乐意做的事。一撇一捺,合成一个“人”字;一女一子,成就一个“好”字。夫妻俩不就是这个“人”字,这个“好”字吗?!

夫妻一家,不分你我;男人女人,各有所长。老伴也有老伴的优点,比如打扫卫生、洗晒衣物、收拾房间、整理内务等,都是她的专业、强项。除此之外,老伴还喜欢读书与写作,古今中外名著看了不少,退休后又上了老年大学,每天坚持写字作画。几年来,她临摹颜真卿、王羲之的字帖,有模有样,颇见功力;她画的素描、油画也深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。老伴的这些优点,非我能及。如此说来,为老伴服务,做好“三大员”,还不应该吗?

故乡的蔷薇

每年暮春之际,合欢树尚未披上新绿,而墙角那丛蔷薇却已繁花似锦,绚烂至极。它们或缠绕于古朴的篱笆之上,或依偎在老屋斑驳的墙角,淡粉色的花朵如瀑布般自青灰的瓦檐上倾泻,连空气中都氤氲着淡淡的浅红。这抹色彩总令我迷离,恍若望见故乡老屋的砖墙上也悬挂着这样一匹流动的绮丽绸缎。

爷爷在竹椅上轻磕烟杆,发出细微的声响,檐下的蔷薇便似乎知晓了绽放的信号。故乡的梅雨绵绵不绝,花蕾在细雨的滋润下悄然膨胀,直至某个明媚的晴日,猛然间盛开,惊得廊下的家燕掠过花枝,留下一抹轻盈的剪影。蔷薇的花朵虽小,却密布枝头,层层叠叠,粉的、白的、红的,交织着淡淡的芬芳,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。

有一年春日,雨水尤为充沛,那年的蔷薇也开得狂野。蔷薇抽枝之时,青砖墙逐渐被羽状复叶所覆盖,那油亮的绿意 in 春雨的洗礼下愈发鲜亮,叶脉间鼓胀着暗红的芽苞,密密匝匝地遮蔽了老家的整面墙壁。粉白、浅红、深绛,重重叠叠,压弯了枝条。母亲采摘下最为繁盛的花朵,与新碾的糯米粉一同蒸糕,蒸笼中升腾的热气携带着甜香,那是故乡独有的韵味,清新而又亲切。

花香,是故乡蔷薇赋予我最深刻的印记。那是一种淡雅而深邃的气息,它不张扬,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渗透你的每一次呼吸,让你沉醉其中,难以忘怀。每当夜幕降临,月光倾洒在这片蔷薇花海之上,那香气似乎更加醇厚,伴随着偶尔传来的虫鸣,让人在梦中也能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美好。

岁月悠悠,故乡的蔷薇依旧年复一年地绽放,而我,却已渐行渐远。每当异乡的春风拂面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忆起故乡的那些蔷薇,忆起它们在晨光中的摇曳生姿,在月光下的低语呢喃以及那份无论身在何方都无法割舍的乡愁。

去年回乡,只见老屋已翻新为民宿,墙角的蔷薇依旧,只是不锈钢花架替代了往昔。年轻店主抱怨这花木易生虫害,不如月季易于打理。我轻抚叶片背面的细小蚜虫,恍然明白母亲当年为何总在晨露未散时捉虫——含着夜气的虫子最为温顺,轻轻一掸便应声而落。前日漫步花市,偶遇有人售卖老桩蔷薇。手指滑过皴裂的枝干,触碰到岁月修剪留下的凸起圆疤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母亲立于旧时光之中,蓝布衫随风飘荡,扬起漫天花雨。

如今,我的窗台也摆放着一盆蔷薇。它虽然无法展现出故乡老家墙头的磅礴气势,却在某个雨夜悄然攀上窗棂。夜雨敲打玻璃的声音,宛如童年老屋檐下的铜铃轻响。我蓦然领悟,乡愁原是一株宿根的蔷薇,即便主茎被截断,那些细小的不定根仍在记忆的缝隙里默默生长,静待某个春天破土而出,将异乡的月亮也染上故乡的色彩。

看一个视频,小姑娘说:“春来了,我喜欢在这美丽的小镇上穿行,等候听第一朵梅花绽放的声音,因为梅花的香,带着冷,带着傲而来。”

一刹那,心中有种感动,感动于大自然的恩赐,感受到了新一年春来的美好气息。

小姑娘还拍了一段小镇的视频,含苞待放的梅花旁,摆放着一张张桌子,游人围桌而坐,捧食而食。晨光中,万缕霞光,翘檐凉亭,几人欢声笑语。小桥流水,声声鸟鸣,让树下行人驻足仰望,这美好,让我对小镇有了莫名的喜欢。

这是安徽铜陵的永泉小镇。循着春之声,我也来到了小镇。只一眼,便爱上。忆江南十二景,分布于参天古树掩映的山林里,一座座明清仿古建筑抱崖耸立,错落有致,条条栈道纵横相连,座座拱桥、长廊、水榭、亭台将江南水乡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小镇市集上,100米长的圆形拱门上,挂满了鱼、鸭、肉、香肠等特色咸货,浓浓的烟火气息包裹着小镇。

行走在小镇美食街上的大人、小孩纷纷拎着装满铜钱的布袋笑吟吟地购物,原来小镇的交易方式是铜钱,分大袋铜钱和小袋铜钱,游客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小镇上的钱庄兑换铜钱购物,这似乎让人有了穿越古代的感觉。

漫步美食街,做炒米糖的师傅不停地忙碌,手脚麻利,切出来的糖块整齐划一,小小的摊位前,发糕、炒粉、烧饼、豆腐、手工包,每一口都是儿时的回忆,充满着奶奶和妈妈的味道。如果喜欢,还可以学做豆腐。

有婉转悠扬的黄梅戏曲在古戏台上演绎,《女驸马》《天仙配》《夫妻观灯》,一段段地方声腔的跳动,装点着古镇的韵味。

古镇上来了一支队伍,前面有人挑着担子,担子里有各种礼品,中间女的穿着红红的衣服,每人手中抱着个胖娃娃。后面几个男的,吹着乐器,一起唱着《回娘家》的歌,那歌醉人心,乐器醉人耳。感动于岁月匆匆之中,那种对家的眷恋与回家的喜悦。

参与篝火晚会是极其热闹的,主持人站在篝火旁,和南来北往的游客一起背古诗、一起唱歌跳舞,那欢声笑语和篝火一起燃烧,那温度遍布小镇各个角落。

人散后,小镇上空一弯新月照着小镇,人们行走在安静的小镇上,柔和的灯光映在墙上,一同映入人们眼中和心中的还有描写家乡的诗词和优美的古诗词。

小镇,是一位农民倾注了20年心血,在一片废弃的矿山上精心打造的。如今,注满新鲜的活力,流水新鲜,空气新鲜,菜新鲜,日子新鲜,让来小镇的游人也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——如同这美好的春天。

□南京欧阳科渝

老伴的『三大员』

□南京杨孔柱